

困學紀聞注

15
495
2



困學紀聞注卷二

新錄文  
有拘那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書

元圻案鄭畊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一萬五千八百字 晁氏讀書附志  
曰石經尚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周官

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 昭公十二年 所謂三

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

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綽東面

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郊

子而學焉也案見昭公十七年左傳杜預注曰於是仲尼年二十八孰謂無書可讀哉

全云趙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荆公耳○元圻案宋邵氏博聞見後錄  
曰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  
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  
可讀荆公默然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  
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綽師尚  
父亦端綽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

乾隆石經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東坡書  
學校圖書

495  
2

波  
4  
2

困學紀聞注卷二

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獻何不曰孔光張禹何嘗不讀書乎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

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

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

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元圻案大載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謂帝顓頊 呂覽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 是時尚未有挾書之禁 高誘注呂氏春秋序曰呂不韋者濮陽人也始皇帝尊為相國不韋乃集儒生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

書大傳全云伏生作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

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

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

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

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全云

夾深先生鄭樵字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校讎略恐未然元圻

案鄭康成尚書大傳注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之上凡四十一篇 四庫全書總目書類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書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嘉禾揜誥皆逸書而此書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為異矣 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書藝文志書類徐邈注逸篇三卷 鄭氏樵通志校讎略秦不絕儒學論第二篇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九共當作九正古文正作亞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九正者即所謂八索九正也 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湛其九世孫也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

大元刊作美

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顯  
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大於去  
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  
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  
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  
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案財今本賈誼書作躬而身  
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  
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  
曰吾吾說苑作堯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  
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  
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

說苑以為河間王之言故  
吾作堯

也說苑君道篇載此以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

為河間獻王之言

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  
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  
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  
人為驕乎朔日今本賈誼書日下有上字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  
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  
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  
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苑作靜居獨思譬其如火舍學聖之  
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  
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  
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

民無食也四句說苑  
君道篇

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以上四句亦見說苑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黃中凡銘曰子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與此戒略同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翫繹於斯何云皆似戰國諸子之語

若上古之書必更簡質○元圻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始祖修政語下篇粥子對文王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職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既去其職暗暗然如日之已入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對成王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又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上而下愛其民又曰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又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富可為也壽不在天乎粥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闕不私相怨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無夭還之誅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王子旦對武王曰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又師尚父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一

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 呂成公大事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 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 宋蕭森希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 漢書惠帝紀三年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又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又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茲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

此吾安敢廢此也原注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問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

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載貴義篇此云十三篇也陳氏書錄解題合何云聞之前輩七十一篇者出於道藏○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新舊唐書宋志皆作十五卷惟通志藝文略又別出三卷者一本蓋即陳氏書錄所載止存十三篇之本郡齋讀書志墨子五十卷七十一篇以貫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說云是宋時亦有完本厚齋未之見也

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

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

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以上見序錄條例然則今所傳古文尙書未必皆孔安國

之本案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為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

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

今字藏其舊本開寶宋太祖九年改元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

咸平宋真宗初元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

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

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

改頤為波唐志作開元十五年  
再許元龜作天寶三載

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原注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并釋文今本  
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  
舊文以波為頤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閣按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  
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  
古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  
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  
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  
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遂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  
作傳又梁有尙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等撰陸德明曰漢人  
不作音後人所託唐書藝文志今文尙書十四卷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  
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  
文從今文馬端臨通考經籍考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  
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玉海三十七唐陸  
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  
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尙  
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  
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釋文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  
一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祁諡景文楊備字修之億之弟慶曆中為  
尙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  
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晁氏讀書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隸  
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

二於釋文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  
相類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哲宗時拜尙書右丞封汲  
郡公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諡正愍宋敏求字次道授子賜進士第  
官龍圖閣學士王欽臣字仲至洙之子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  
官集賢待制後漢書劉陶傳明尙書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口中文尙書東都事略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太宗召為國子監  
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尙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

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  
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

原注晁景迂云  
閣按開元當

作天寶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

原注史記自序  
唐堯遜位虞舜

不台○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其辭曰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註典謂堯典引  
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

原注鄭康成曰笏也○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取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集解曰尚書滑字作習音忽鄭元曰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 宋薛季宣書古文訓作至亂習

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原注王莽作大誥曰民 又康誥

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原注是朔且冬至之歲 高宗亮陰禮記喪服四制作

諒闇原注註讀為梁鶴漢五行志作涼陰師古注涼信也陰默也言居

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不言涼音力羊反大傳作梁闇康成注闇讀如

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見夏官司燿微子我

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往注引鄭康成曰我

其起作出往也此裴駙集解文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

裴謀師古注天所應輔惟在有誠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原注

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書體晏晏之姿○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助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考靈耀曰堯文慈晏晏陳龍傳注引考靈耀曰堯聰明

文塞晏晏文多不同劉熙釋名曰安晏也然則文異而義同 無逸肆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

年宋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見漢書本傳○

問案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 費誓說文作萊誓史記作勝大傳作

鮮問案一作彌○史記魯世家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大司寇注

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

原注大傳哀矜哲獄 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愆民天齊于民俾

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原注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 劉愷引

鄭康成元刊作享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品多言也

注原

尼輒切○元圻案尙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  
 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康成  
 注曰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與漢律歷志曰七者天地  
 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少子義王莽居攝義心惡  
 之舉兵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備有四百人民獻儀九  
 萬夫注孟康曰民之儀表謂賢者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費誓說文云周書  
 有業誓從米北聲廣韻作業從米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  
 知古文本作業裴駙謂尙書作業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  
 皆引作業誓楊賜震之孫秉之子後漢書本傳賜字伯獻靈帝嘗受學詔  
 太傅三公選通尙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賜乃侍講於華光殿  
 中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賜上封事引尙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云天  
 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尙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釋文敘錄  
 尙書伏生授于乘歐陽生授倪寬寬目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  
 曾孫高作尙書章句爲歐陽氏學濟南林尊受尙書於歐陽高曰授平當當  
 授朱普沛國桓榮受尙書於朱普後漢書劉愷傳愷字伯豫安帝初清和  
 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  
 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尙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尙書呂刑篇曰上  
 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  
 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尙書不同耳○萬氏集證曰今本說文  
 品字凡兩見一品部品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品北讀與品

同見輒切一山部岵下云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徐鉉口從品象巖厓連屬  
 之形五咸切皆不引書顧畏于民岵句准石部岵下云慙岵也從石品周書  
 曰畏于民暑讀與巖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所見本異也○元圻案書錄解  
 題書類書禕傳十三卷太常卿建安吳械才老撰首卷舉要口總說曰書序  
 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經義考云  
 未見又引王明清曰吳械舒州人開書作建安人後有民之疾苦條引書  
 作民暑則此條作暑蓋傳刻之誤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

頌元圻案呂成公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閻按說文引五

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三箋程易田云案說文引堯典八  
 條舜典十一條臯陶謨一條益稷十三條只一條作尙書一條作周書轉寫  
 誤也餘三十條並作虞書然則五品不遜一條作唐書者孤證也不可援之  
 以爲論說集證引顧寧人日知錄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  
 孟子引放勳乃殂落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左傳莊八年引臯  
 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七年引戒之  
 用休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六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

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  
虞書者贅矣○元圻案大傳自九共以下題曰虞傳此舜典合於堯典之一  
證日知錄之說辯矣然孔穎達書正義曰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  
德云云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  
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今據此以  
洪範爲商書可乎況大傳自放勳以下題曰唐傳九共以下別題曰虞傳禹  
貢以下別題曰夏傳其總題則俱曰虞夏傳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別錄題  
皆作虞夏書漢魏相傳未可輕議

夏小正

大戴禮記

月令

禮記

時訓

逸周書

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

十言盡之天官書

史記

天文志

漢書

詳矣而舜典璣衡

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爲法

原注堯典以日中宵中爲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

春秋之異○元圻案鄭漁仲六經輿論曰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孰爲秋 曾子固作王罔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璣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

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也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

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爲三辰全云當主前說爲是五禮一也

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臯陶謨則曰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全云亦前說爲長○元圻案堯典正義曰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

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皆且推舉一星之中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疾月行遲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 益稷謨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星與辰別以云畫之於衣日月台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 臯陶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

索隱云爲依字讀

皆是耕

鄭注堯典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臯陶謨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

軍實 元刊作軍軍

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

爾雅

釋言訛 化也 解釋紆回 原注今史記作南譌○元圻案孔傳訛化也掌夏之

說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

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為偽偽亦與訛

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偽古文尚書作偽也索隱作偽者古偽字皆省文作為

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偽別淮南天文訓曰歲大旱禾不為

高誘曰為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為索隱本是也案爾雅釋訓作造為也詩

王風兔爰尚無造毛傳造偽也大雅思齊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索隱蓋木

爾雅 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開州別駕

周禮天官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桺穀案正義曰是虞

翻云鄭元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桺古桺卯同字而以為昧見三國志虞翻

古篆卯字反裴松之謂翻言為然元圻案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

以為昧八字謂翻言為然故劉留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尚書大傳秋祀柳穀華

山真兩伯之樂焉康成注曰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

語 宋沈作喆寓簡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

穀也德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 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尚書云度西

日柳穀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康成云柳聚也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

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尚書从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

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云云 史記五帝本紀作昧谷索隱曰徐廣云一作柳

柳亦日入處地名堯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說文卯部卯冑也

二月萬物冑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西部卯古文西從卯部為

春門萬物已出卯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卯莫飽切卯與久切段氏

玉裁曰壁中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尚書依之今文尚書作柳穀鄭注周禮

取之今文古文斷難合一者也鄭本不誤而仲翔誤會謂其改卯為昧

宅嶠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鍤今按史

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嶠夷既略

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鍤原注古薛氏

日今登州之地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二鍤古鐵字也說文嶠

字下注云嶠鐵蓋峽誤為鍤鍤轉為鐵也 釋文馬

云嶠海隅也夷萊夷也孔安國傳東長之地稱嶠夷正義曰禹貢青州云嶠

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嶠夷也 薛氏季宣書

古文訓三嶠夷海隅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也 唐書藝文志張守節

史記正義三十卷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

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氏注

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

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閔按韋昭國語

注其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顯頊之衰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之

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共其工也姜四岳之先

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以國為氏周

語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

族也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周蓋是寓言却不曾

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

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

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

三焉惟孟子得之元圻案舜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臣堯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弟恭

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

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弟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

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

典豈舜有以易之乎漢書王莽傳五教是輔顏師右注亦從左傳宋林

氏之奇尚書全解曰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

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契為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為右注五

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聽而不及朋友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

程子謂其兇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

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何

程子崇政殿說書之召司馬呂薦之者殆聖矣既出而為當時魏科盛名之

士所嫉此說其有為言之與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

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推伊川尚不脫時文識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

十一

樓防字時叔迂齋

其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此可以證程子之說原注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元圻案程子說林少類尚書全解引之韓非說見外儲

說右又曰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之郊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呂氏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宋王俯東都事略程子字正叔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為秘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紹聖中黨論興坐貶官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

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則荆宮大

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五峯作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荆宮

大辟為賊刑之科目元圻案史記堯本紀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五刑墨劓荆宮大辟流放宥寬也一日幼少二日老髦三日蠢愚

說實本於孔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

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荆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為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慘莫甚焉汪氏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今書無之宋史藝文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東都事略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蜀郡公益忠文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皇王大紀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博採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

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

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

書序已有此讀矣元圻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

設其官居其方似以方字絕句孔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諸侯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方而統治之遂以方字連下句讀朱子書序說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又從孔疏何也商頌長發孔疏曰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茫茫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以方字屬下句至朱子集傳始正其讀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一十

謂歷試二十年元圻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

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一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與史記康成合

大禹謨言念哉者一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

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

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圻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與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

恭元刊作共

通鑑外紀夏年一百五亦三百  
十三路史四百一朱子四百有十

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

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

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

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

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元圻案文十八年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事也傳又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大雅卷阿之篇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藹藹王多吉人逸齋詩補傳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儉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為國家之福也宋葛洪涉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韓詩外傳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吉臣吉主之說蓋亦本之於書長者之稱疑始於韓非子厚自重謂之長者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十三

凶元刊作句

傲戒無虞絜齋

閻按絜齋袁變號

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

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

已兆於極盛之日矣

注見卷一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條下

無虞豈可不傲戒

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

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

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

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送命至班師

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

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

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

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元圻案絜齋解

七旬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書纂傳引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公到新野琮遂降孫權傳

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

權同瑜肅為左右督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注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

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

月滅梁復汴州為宣武軍十二月敗于伊闕二年二月求唐宦者九月幸郭

崇韜十一月敗于伊闕十二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聚鞠射雁射鴨

不一書矣書錄解題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

君爽而止今本作十二卷經義考云未見四庫全書著錄真西山絜齋

行狀曰變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

進為伯學者稱曰絜齋先生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元圻案東萊書說曰自臯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

人之法真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為成德此知人之法也宋黃氏度

書說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

可登用也書立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

也尹之告大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

善而止也

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

春官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

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

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

魯之禮其有異乎

元圻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十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義曰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袞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袞統名耳林之奇書解曰舜觀右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旌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

金誠齋云天子有十二章之袞衣有九章之袞衣享先王祫冕九章之袞也無日月星辰義不取乎象天也祭昊天上帝服六章而冕十二章之袞也日月星辰義必取乎象天也

又曰郊特牲鄭君以為魯禮豈周天子不服十二章而魯侯不得服耶且經文明言王安得指為魯乎江慎修謂正是損益之精意非

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宋劉蕡中義曰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為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旌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黼黻黼艾軒曰黼黻黼黻

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圓物也意其為

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

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

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黼黻黼黻皆從黼同謂

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蓋有由來也

元圻案書益稷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爨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此孔注天子



林氏當穀字尋否則不見也

之服十二章也孔以宗彝為宗廟彝樽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為二物方足十  
二之數節康成注周禮以宗彝為虎雖賈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  
雖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雌虎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  
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雌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雌為宗彝其實是虎雌也但虎  
雌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案鄭以宗彝為十二章之一故并粉米為  
一章林氏軒謂粉米補綴當各為一物蓋從孔傳 說文玉部璅玉飾如水  
藻之文从玉與聲虞書曰璅火粉米 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璅音早 考  
工記火以圖註鄭司農云為圖形似火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 春官司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為絺或作希字之誤也 說文希部有絺字  
無絺字玉篇希部亦無絺字粉字註云粉絺也 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  
曰鄭司農者鄭眾字仲師但周禮之內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  
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贖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 林氏軒  
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鳥獸踳踳馬融以為笱虞七經小傳全云劉用其說書

禕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

象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笱虞也 劉原父書

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鐘鎗然也 經義考書類馬氏融尚書注隋志十一卷佚

書錄解題三七經小傳三卷劉敞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創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古文箭磬今文作簫原注左氏曰詔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 林氏尚書全解六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箭箭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箭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箭之箭注云舜樂名箭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其字從竹從箭之箭以是知箭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曲為之說

說文暴嫚也引虞書若丹朱暴論語暴盪舟按書有

罔水行舟之語則暴盪舟者恐即謂丹朱閻按暴並舉暴夏之賊

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儼不當 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 集證按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而暴亦非所謂澆者暴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暴乃知丹朱暴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括言暴盪丹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暴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

所改當從古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一卷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畏如字徐邈音威馬融本作威據此則非衛包所改矣漢書五行志威用六極作畏用谷永傳同林少穎曰古文書畏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

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子夏亦

曰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問案舜以天下

讓禹禹獨推臯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何云臯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元圻案大戴禮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苑君道篇亦云宋時瀾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臯陶稱

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臯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臯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

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全云史記不作兵書寓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寓之於刑志中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則知以甲兵為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況於刑故史記所見是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為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遠矣○元圻案漢書匈奴傳證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淮南子主術曰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

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攔獄詩云法官

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

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精誠篇瘖作喑風俗通正失篇俗說夔一足而用專精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

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荀子非相篇臯陶之狀色如削瓜楊倞注云如削皮之瓜青綠色 白虎通聖人皆有異表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臯陶馬喙是謂至誠 抱朴子外篇博喻臯陶喙而與辨者同功晉野營而與離朱齊明又云咎繇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 侯鯖錄曰司馬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詐語嘗作詩曰由來法官少和泰臯陶之狀如削瓜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

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

矣水經注卷十 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

軍姓伊氏諱益字贖啟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

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贖啟本於此 閻按伯益即伯翳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者乎

全云金仁山之言亦未確 集證金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翳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臯臯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僂繇之為鮫融之為偏紂之為受罔之為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

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子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未虎熊熊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尚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臯陶鍾不得為垂鮫不得為繇他如仲讎不得為仲虺受不得為紂辨不得為罔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臯陶之子則蘇邠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臯陶之子藏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贖啟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髦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元圻案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佐禹治水為舜朕虞養有鳥獸賜姓嬴歷夏殷為諸侯古今人表列贖啟柏益於上中而不列柏翳足以證金氏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七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 書錄解題二書說七卷禮部尚書會稽黃度文叔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諸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

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

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與稗鳩先渾  
閻按尚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為伯夷後將  
齊有二祖乎全云四岳既為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閻說何憤憤方樸  
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為說顓頊皇帝  
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為舜者指為舜者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  
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與國語昭合潛  
邱考之不詳○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  
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又  
以為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閻氏此注蓋本於此  
誌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唯雄也雌雄迭與而順至正之  
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建正于孟春於時  
冰泮發蟄百草奮與稗鳩先渾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  
冰泮發蟄百草奮與稗鳩先渾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  
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  
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文不同

呂氏春秋

察傳

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

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原注呂刑乃命重黎

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方樸山云先儒謂重黎即羲和又謂羲和即  
四岳則呂氏春秋所云重黎舉夔即四岳舉夔耳○元圻案堯典正義曰異  
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  
和通掌之也又孔傳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

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

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

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閻按昆命元龜乃史籀

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為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  
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為罪歟方樸山云以此為坊後世猶

有來宗道祭崔呈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 全云重華協明尚是泛言其德 昆命則異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 他意無可致疑若寶慶大臣即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諂之者不異班固之於 寶憲矣時草制者為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 知深寧於此固有深慨也夫又云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據以細 倪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殺○元圻案漢書佞幸 傳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 執其中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與結昏姻咸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 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後漢書寶 憲傳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降者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 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功德令班固作銘 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 銘序云車騎將軍寶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後漢書 韓稜傳帝西祀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 止 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 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 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冊文 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 中何異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 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乞行貶庶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 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 演述陛下卜相之意其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

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也 鼎制曰直由師錫之公藤甫行洪迺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 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諸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 曰或形求方獲或枝下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展而定制藉用師言之錫進 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 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 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述唐人作草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本朝 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 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為例恐未 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裴 度拜相制曰人其爾瞻大方資于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 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為比以聖 上同之漢哀云云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 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 顏氏家訓文章篇蔡邕楊秉 碑云統大麓之重藩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 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 廷之罪人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人諡文節宋史有傳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

案此大禹謨 正義之文

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此唐封演聞 見錄之說續

博物志說同○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剋之序也大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漢書郊祀志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又贊曰孝武之世兒寬司馬遷等從臣諛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曰為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大雅不直為諂柔嘉惟則

大雅失其則非嘉也何云亦是字說而較吉字一條為勝○元圻案

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元圻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三頁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太一式占

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

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

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治城注今闕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錄曰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讓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

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

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

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啟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

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閱覆下何本作仁則稱旻天蓋

虞書說也元圻案詩王風黍離毛傳元氣廣大則稱旻天仁覆閱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

九德惟敘  
元刊作九敘惟歌

曰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又口元之聞也秋氣或生或殺故以夏下言之玉篇廣韻亦作仁覆閣下故何本從之然王氏既引說文則當從說文今從閣本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嶠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

波滎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

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

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邊緒正義曰沅水入河而溢為滎

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馬鄭王本皆作滎播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蔡氏書集傳曰周職方豫州其川滎維其浸波滎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孔氏以為一水非也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為之

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于王莽封王

氏女皆為任原注註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

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為任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為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為南太史公以訓誥易經文故亦為任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曰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為訓也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

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原注註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

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

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原注註云陳留封邱縣南

有黃亭近濟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闕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

淮入泗 韓江今本左傳杜注作邗江 宋樂史寰宇記一開封府封邱縣黃池在西南七里東南三里按春秋哀公十三年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晉爭長又一百二十三揚州江都縣合瀆渠在縣東二百里本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入射陽湖今謂之山陽溝 東坡書傳十三卷晁氏讀書志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

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為極○元圻案弱水既西正義眾水皆東此水獨西 蔡氏書傳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 林氏尚書全解引王安石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 漢書文帝紀贊曰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又元帝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全云曾改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

史記禹本紀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元圻

案宋毛晃禹貢指南曰胡秘監且晁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以巴陵為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迤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 宋史藝文志曾收等尚書義三十卷今 四庫書不著於錄 朱子曰曾彥和書說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何云此本

之鄭康成○元圻案史記夏本紀集解於朔南暨下引鄭元曰朔北方是以暨字截句也 孔傳以朔南暨聲教為句疏引鄭元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史記註本如此六字何本作小註今從閣本

說苑政理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

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謂禹攻有扈國

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

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

既安堂撰漢地理志廬江郡下有東陵鄉漢郡國志江都廣漢有東陵亭謂東陵由廬江出於揚州蓋阮氏之創說也



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

氏春秋仲春紀先已篇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

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

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案今本呂覽無不字教不善也於是

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

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

伐扈戰甘者夏后啟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

夏書之闕何云既非實錄何闕之補元圻案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

縣卽有扈之國也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

誘註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墨子明鬼

篇曰當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鰲

有扈以行其教蓋說苑之說所本朱子楚辭集註曰該恐是啟字季少也

斃戰而疲弊也啟少能秉德為禹所善何有扈不服終疲其力而戰于甘以

滅其國廢其後人為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王逸注啟攻有扈之時親于

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牀上何以遇啟而喪其命出而無所從乎呂氏

春秋先已篇高誘註傳曰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云畢秋帆

沉按勘本載孫氏星衍之言曰如果為相注不應但據啟事為証考御覽八

十二帝啟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

相則南宋本已誤矣盧氏文弼曰伯古多作伯後入疑為相因并誤刪啟字

曾子固校上說苑序曰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

臣從士大夫問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八篇而敘其篇目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

之謂乎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云予則奴戮汝孔安國

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

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因或奴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

傳云及至困尤奴僂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元吳氏澄書纂言

二謂子則孥戮汝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元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

十蔡邕銘論曰黃帝有中几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彘鼎

有不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蔡氏集傳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

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元圻案蔡傳又以萬姓仇予之謂指大康林少穎曰陳博士

云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大康而五子任之以為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蔡傳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韋昭注

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

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

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

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

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圻案均尚書作鈞林氏尚書金解

壞

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乎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說書者皆從之朱子或問潘子善問曰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釋文序錄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并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曾二世孫受詔為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又無古文有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三國志吳

韋耀傳耀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皓時為侍中注耀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李善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唐書文藝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賢觀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傳其業號文選學

左氏昭十傳夏有觀扈漢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德府觀城楚

語士賈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

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

元

事又見墨子非樂篇周書  
嘗變篇

昭注謂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  
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  
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  
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長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  
指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為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曰五子述  
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詰之而即  
韋廉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則  
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  
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  
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臆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  
無此語外傳始以為夏殷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  
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  
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為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  
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觀國今頓邱衛縣並不言為啟子且趙孟舉三苗姚  
邳徐奄皆指畔國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諷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叛  
國之中忽雜以姦子今證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

全誠齊作湯都攻其詳辨大旨謂湯

未滅桀之先居觀及滅桀之後居偃

師鄭解書帝世序以偃為西漢未

當此始居是南漢殷紂今為商

師鄭解書帝世序以偃為西漢未

當此始居是南漢殷紂今為商

言而明日五王皆有姦子則韋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一國名  
外傳之五觀是啟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啟十一  
年放王子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  
即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子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為五或武五聲相  
近而誤否則以其為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  
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詰索隱云一作偁從

先王居故作帝偁元圻案史記正義指地志云今宋州穀熟縣西  
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書序  
偁作告孔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惠氏九經古  
義曰告古文詰尙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  
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為帝偁別無所見案說文言部詰告也告部  
響急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嚳作帝偁玉篇收部竟古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閻按脫勉  
哉二字勉哉

何本補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

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

者何云白蓋未之考閣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元圻案白樂天補湯征其畧

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予昇厥牛羊乃既於盜食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隳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 金仁山日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按皇極經世二十仲

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閣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

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摩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允征篇○元圻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通鑑前編按虞廟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

不同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處劇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為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 唐書藝文志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君子之去畱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

商書終於微子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歸於毫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廿誓

傳 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

仁全云呂文靖公本中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

大功於聖人者元圻案文靖乃呂夷簡謚全注誤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周頌般

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禹正義引春秋緯

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鄭

蓋據此文案此九河既九峯蔡氏書集曰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閻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入流以自

實葵邱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元圻案水經河水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

白米也締讀為精紩也畫以為繪紩以為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子欲觀古人之象而以其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尊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締葛之精者几葛非可締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締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為二物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又曰州十有二師者孔氏之說不同孔氏以為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為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為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案少頴之說尚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彝粉米耳孔以宗彝為宗廟彝尊故分粉米為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雉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孔特以草華象雉之文采耳若孔氏既以華蟲為二物又以粉米為二物則十三章矣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

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呂覽無乃聖字

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

之長可以生謀又恃君覽驕恣篇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

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

如已者亡又孝行覽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慎大覽周書

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外異如此元圻案宋洪邁容齋四筆五呂氏春秋論

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魁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公所作尤妄也又以魯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舜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沂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尤為可笑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籬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又與呂覽不同又容齋續筆十

一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日未有順事注以為康誥而不言其有不詞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

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案朱竹垞曰四篇皆古文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也以上五句引魯語閔馬父之言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

矣何云必以孔子為出於家學者真宏詞人語方樸山云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為備○元圻案真西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民則

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又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又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又曰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闢萬古聖學之源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呂成公雜說云孫悌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右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

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

趙岐注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

其胄裔也原注未詳所據 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 集證按唐書宰

車正禹封為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

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尙矣

原注爰革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元折案舜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 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正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英華四百六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為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為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為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為正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為載初元年正

錢三夏草夏正出未晉古文

論語問十世章言義引鄭

氏說

月十有一月改臘月來年正月改為一月 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尙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林少穎之說見尙書全解十六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

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類語曰方當作乃即所

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閣按此亦有辨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元圻案律歷志下伊訓篇曰

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眉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 儀禮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見盤庚正

義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

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

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圻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金仁山亦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說異。

書序祖乙圯于耿，孔氏注云：圯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

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圯于相地，乃遷都於耿。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案隱云：邢音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皇極經世二十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邢。蓋

從史記據此則索隱邢音耿之說非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圯于耿為

圯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全云坡公作云：祖乙圯于耿，盤

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

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曾孫

○史記殷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之子陽甲。盤庚俱祖丁之子，雖傳七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

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

也。當闕所疑。元圻案：書序仲丁遷于鄘，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

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于相，遷居于耿，經言圯于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蹠、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耿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為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圯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蹠、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林氏尚書全解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於盤庚之

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毫、蹠、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為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毫，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汲冢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文相戾，不可為據。意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愚案釋文曰

三

困學紀聞 卷二

三



馬云五邦謂商邱毫囂相耿也五邦併商邱數之亦足以備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修德以禦之不復從亦與序文止言圮于耿合皇極經世十二乙未商王河實甲崩子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甲寅祖乙崩子祖辛踐位庚午祖辛崩弟沃甲立乙未沃甲崩國亂兄祖丁立丁卯祖丁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癸巳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己亥陽甲崩弟盤庚立五遷復歸于亳改號曰殷史記以祖丁為祖辛之子經世紀年以祖丁為沃甲之兄則與祖辛為兄弟世次不合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

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

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

也也何本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

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

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

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此等議論非不磨礱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噉也

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全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氏誤又云唐經黃巢朱敗之亂安得尚有奢侈文物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凝在襄陽貢賦於諸道中為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為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即南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觀之勇可謂賢矣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圻案唐書朱朴傳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資貴奢侈僭偽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衍之墟此建都之極選不報朴為人木彊無他所能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擢左諫議同平章事人人大驚宋范晞文對牀夜話云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塘一隅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淮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二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尙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

閻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十九條○元圻案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憚以身為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衆之辭矣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其辭相類孔氏遂併以墨子為引湯誓與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錄隋志云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頗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此條所引孔註即集解所載也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

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

意

元圻案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諡曰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維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又德薄勿効之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

三日而大拱

閻按呂氏春秋亦同

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

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

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

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大傳之誤

閻按說苑記於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元圻案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本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韓詩外傳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福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振窮七日而穀亡漢書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師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桑穀自大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

穀



之舉秦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  
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戲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戲黎之後戲黎之序  
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呂東萊王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為  
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  
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  
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  
其可忽哉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  
敗論人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圻案西伯  
戡黎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  
在朝歌之西 詩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  
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春秋閔公二年十月有二月狄入衛 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三王齕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 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  
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  
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  
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 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  
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同鵬鎮魏早平  
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  
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  
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原注或說謂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  
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 大誓與大誥

同 原注音泰者非○元圻案林少穎曰篇名用否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  
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 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彪古

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  
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為泰非始  
於衛包 案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眾也是  
初唐時亦作泰 經義考晁氏公武尚書訓詁傳宋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

案書正義曰明多惡不如少善  
錢云論語集注引孔氏說誤少為多  
元刊本亦多

錢云唐石經無臣字 指左傳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原注書傳云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 闕按辯亦見古文尚書疏證第  
二卷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

下云本或作

左傳

襄公二

叔孫穆子

亦曰武王有亂十人

闕按今左傳有臣字○案昭公二十四年長  
宏引大誓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亦有

臣 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

闕本脫

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元圻案泰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  
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焉故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  
散宜生南宮括也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  
如此則不成文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  
非文母 朱子論語註蔡氏尚書傳皆從劉原父之說林少穎曰劉原父謂  
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子所謂婦人  
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明文闕其所疑可也 陽湖趙  
氏翼陔餘叢考四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  
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為邑姜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

傳公

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

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元圻案楚辭天問到擊紂躬  
叔旦不嘉王逸注云且周公

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  
于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洪興祖補注云  
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且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  
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天對云頸紂黃錢且乾喜  
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  
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 天對柳子厚作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

全云皇

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  
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  
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  
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

案世紀原文臨衆下有不

惡而嚴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

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

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

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

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

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

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

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

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

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

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語見史記留侯

家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問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

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善哉去取之審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

伐紂是何舉動豈止於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

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於周自是伯夷一流

韓嬰之言適以汙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有斟酌也樂

記正義曰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

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

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愚案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所注也伏

生明云表商容之閭不應於注禮有異鄭以箕子爲周陳洪範而商容則但

云式閭表閭蓋高蹈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陸文爲義正義前一說得

之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

晏春秋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畧字費

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

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愚

按古文尙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

序往伐歸畧徐仙民音畧為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說文解字云畧疑也字林音火又反獸字

從畧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畧於後始借養字為耳且獸類屬不同

畧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育故爾雅論牛馬豕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

即在釋獸較然可知當依畧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便謂古文省簡

即呼為獸又曰費誓序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東故

東郊不開徐仙民音開按釋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古闕字

但闕既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闕為開 惠氏九經古義案

說文虞書闕四門闕作闕从門从夨此經闕字亦當從說文作闕唐石經作

闕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 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

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

遂居闕中師古官秘書監宏文館學士諡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

時永徽三年子揚廷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匡謬作刊謬避宋太

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母侮矜寡而畏高

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母侮鰥寡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洪範曰

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

遺續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尅詩

齊子豈弟箋古文尙書以弟為圉正義云洪範稽

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

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鄭依

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古文尙書曰滄

日圉與周禮注同三箋繼序按說文口部引商書與毛詩箋周禮

淵源於衛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白字似圉升雲亦

一句半有半無為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尙書逸句非也

○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案日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驛古文作悌今文

作圉史記作弟弟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从水

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為涕也說文曰圍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昆蟲闔

擇闔悌猶悌也亦發明之意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書古文同異遂集為三卷

詩小雅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篇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元圻案小旻正義曰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朱子詩集傳曰為此

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又曰荆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會子固熙寧轉對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

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

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

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

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

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

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

有及此者閩按真西山言韓愈李翱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圻案西山

之說見所作大學衍義序

韓非有度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

之指無全云無亦當作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

而失之也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尚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之兩有字均作或高誘口或有也古有

字皆作或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言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

以或為有韓呂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為述洪範而失之未

盡然也愚案王氏所謂失之者不僅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呂覽惠氏似未會其意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

詩天保等亦或之言有也



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原注史記正義尸子云○元圻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宗師篇

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又敘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鄒陽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

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

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

集證曰黃氏曰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問前輩言扈者啟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啟乃繼禹扈不服一戰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

嘗於經筵奏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臆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之○元圻案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水經二十九汜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春秋楚人圍巢注盧江六縣有居巢城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著謙齋書解朱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東發錢子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為後先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

又見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

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

曰不知出何書閻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讀錯魯世

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滕

之事失其本末譙周語亦索隱所引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

若金滕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全云只是一

條何說非○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注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此條今本大傳佚盧學士文弼採師古注以補遺 史記魯世家載金滕事於武王時又載揃爪事於成王時 後漢書周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注引洪範五事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公郊而天立反風雨禾稼復起家章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雅兩堂大傳補遺抱經堂續補遺均未採入 三國志蜀譙周傳周字允南巴

西西充國人也耽古篤學為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滕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滕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閻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為東征

罪人始得為得而誅之何與○元圻案孔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鄭元以為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 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於太史公 朱子與蔡仲默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典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然 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誦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子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

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案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引之

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今本周書作鄗召太

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

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閻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辯見古文尚書疏證卷二第二條○元圻案武成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 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一年書丙伯昌薨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采武解維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 項氏家說口說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爲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爲武王之九年亦足以

備一解 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司馬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辭怨爲屬嘗謂史記不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爲前紀而本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廢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爲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逸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求傳載汲冢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氏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又編年類竹書紀年二卷案晉書束皙傳晉咸和七年汲冢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

以功故曰崇德報功元圻案呂氏春秋孝行覽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

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淮南子人間訓夫咎

史記晉世家晉侯行賞孤偃爲首  
孤偃答祀也

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貴也案雍季之事亦見韓非子晉文篇說苑權謀篇史記趙世家趙滅智氏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以不為負索

隱引鄭元曰不讀曰負下云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隗囂移檄曰庶

無負子之責見後漢書本傳蓋本此本此謂晁以道解丕子之

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

侍子指武王也元圻案朱子語錄云有不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得甚好他解不子之責如史傳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侍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書正義引康成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釋文丕鄭音不與索隱所引鄭說異豈康成固有二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今本餽字俱作歸史記周本紀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元圻案論語詠而歸歸孔

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說文食部餽亦作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案詩正義曰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

霍蘇氏書傳從孔說林氏全解蔡氏傳從鄭說三亳孔

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立政篇康成

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

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

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二說俱見林氏從

鄭說呂氏東萊書說○閣按呂氏下當從前增蔡氏

從皇甫說原注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

衛詩譜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

錢云降谷函谷也降函聲相近○案六傳高貢降谷鄭注降谷函谷

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逸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氏季宣書古文訓黃氏度書說亦從康成。三亳康成以阪尹即三亳之一皇甫謐曰阪險也言夷微盧之眾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曰阪周之西界龍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未詳皆不以阪尹為三亳之一林氏全解立政篇引皇甫謐於前引鄭說於後云唐孔氏以為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為近古盤庚上篇亦引皇甫鄭二說云鄭說可信。原注引孫毓之說見詩正義。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方樸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此可釋王氏之疑。○元所案大誥正義曰將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林氏全解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必非瑣瑣者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某於十夫亦云。程泰之演繁露八史記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聘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

陳樸字壽翁号定字休富  
元史儒學傳

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元陳氏樸書集傳纂疏曰十大馬融以為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

東謂衛殷鄘鄘

案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又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

詩譜自

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

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

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

其邶鄘之一歟

原注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問神篇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

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

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

歟閩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雒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

二字又不同詳余尚書古文疏證胡臚明說全云向雒相去幾時閩說非

○元圻案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揚

雄傳曰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藝文志書類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

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一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 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尙書章句為歐陽氏學夏侯勝受詔撰

尙書說號為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

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

成帝以向為中壘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

保辟絕句案小雅祈父箋引書曰若疇祈父知古文以父字朱文

公以為質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

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此一說楊慈湖漢儒居攝還政

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和張文潛贈云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信夫

何本作信矣 元圻案朱子語錄人言荆公身鑿只

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質出諸儒之表 林氏尙書全解酒誥篇先儒

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迥迥萬民若保繫於宏父

言當順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為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

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於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疇匹也薄

違者言司徒之迫逐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

父定辟言司徒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又洛誥篇漢孔氏曰復子明辟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謂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教

也王氏之說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

王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 葉少蘊曰周公踐天

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

周公以冢宰攝政非攝其位 書錄解題書義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

撰其父安石序之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

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

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泆者而可

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

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為

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元圻案東坡謂大誥康誥酒誥

為戒以不殺為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經義考張震尙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真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

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

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

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

宗五正焉俱見定公四年左傳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

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

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

厥元刊作王

王所成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閩本校云厥家元板作王家萬子

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此引逸周書皇門解節刪字句然則王室之不

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

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

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

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

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

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

矣全云此有嘒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為之是以有三卿之禍○元圻案大家孔傳謂卿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大宰職九兩注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宗繼別為大宗以收族者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

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神明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明於道訓而谷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苟禮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 宋陳氏傳良曰殷民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蓋世族大家禮法足以齊其家恩義足以帥其族正有國者所以為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強宗為言陵夷至於五代之亂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

周書梓材謂之逃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

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

民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酬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為指頑民恐非○元圻案召誥經文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

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正義曰讎訓為匹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

之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

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呼商之澤深矣何云

詩書之義又自不同 全云匡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為欲迎二王深寧所以唏噓而言此○元圻案東萊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畧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漢律歷志引古

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

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元圻案朱子

亦云是令字之誤 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注曰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與 宋史繩祖學齋帖暉曰余作補亡月采篇辨日月隨天左旋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呂氏春秋特君覽長利篇南

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

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

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

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為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

之也果如呂覽說苑云云則王公設險之言皆贅矣○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召誥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緜緜延延於萬年而不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為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愚謂林說誠然聖人惟堯舜且以天下與人矣婁敬又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却能見周召二公公天下之意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此君奭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奭序正義文○原

序云聖賢兼此官 閣按周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 禮記文王世子

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

屬大司成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案釋文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大戴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

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在上當以散宜為氏閣按大

帝繫篇堯取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戴禮記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案孔傳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

以相長事即小大 衆正官之人也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

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

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

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圻案惠氏

梁曜北公羊定六年既舉散宜生  
與虛不齊對以證三君後漢書史河  
傳散宜生注曰世孔傳宜生廣韻  
散字注言散姓通志孔疏曰有散氏宗  
趙明誠金石錄散字散引字呂大防致  
古圖云是武王散氏惟有宜生宗  
其字與文公孟孟注亦係舊說

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逸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

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圻案劉歆曰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呂刑正義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穎尚書全解東萊書說

真西山大學衍義從之馬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薛季宣

書古文訓從之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

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

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何云曲為之說○王肅說亦見魯世家正義孔傳云

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與王肅說合故先儒疑肅竊見孔傳也蔡氏書傳從鄭說謂

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

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

為祖甲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為據而妄引之乎 閻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元圻案無逸正義曰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

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寧當舉之以戒無逸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史記魯世家索隱曰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

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 元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

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壽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不敢者九堯舜之兢兢

會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元圻案董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

其孝 項氏家說十自警雜說曰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一經之義總挈於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又曰不泄邇不

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

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暑天之監臨常在

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元圻案據此則本卷第七條引說文顧畏于民暑作品乃傳刻之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知人曰人君急

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

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

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

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元圻案荀子曰王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漢書左雄傳宣帝與于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又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重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資治通鑑唐紀宣宗九年上聽察彊記宮中廡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度支奏

潰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唐書令狐綯傳綯字子直舉進士宣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通鑑宣宗十三年崩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

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

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王名勝孝

景前三年立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對曰羣臣非有葭葦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猶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卒盜靖景帝紀二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又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

凡將芘茅胙祭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

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閻

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將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龔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夷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與輔之者亦周公也幸孔亦有識見○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問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封於魯繼世為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於畿內繼世為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為非而陳少南為詳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此君陳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

莫妙於目驗趙充國固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兗豫之域者也○元圻案鄭注見聘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

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

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

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闇悞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

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閻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

告誠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寃於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十七條全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為古文作偽之證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為偽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元圻案蔡氏尚書集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

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陳氏樂書集傳纂疏引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已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真氏曰善則稱君舍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亦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用賢以

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元

案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當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巖下有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德乎亦所以不喪之一端也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十

年左傳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

曰庶言同則繹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真同哉王舜且以此憂悸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瓦合者也

元圻案周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叢子抗志篇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乎漢書孫寶傳平帝立會越嶺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善者君陳孔傳曰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薛氏書古文訓曰眾言同乎爾者爾當繹而後行不可苟也蔡傳謂眾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蓋從蔡傳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

定柳子宗元封建論謂天子不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不欲以

天下自私自其子孫也殆未考周制也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案以上潘子善問辭朱文公答謂天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朱子自注云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

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

下云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

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

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

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

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

何云尤得之

劉韶美

閩按

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

議曰唐自武德

高宗年號

以來皆用易月之

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

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

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

何云

朱子語錄特恥其說發自蘇氏耳 閩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之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充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顧命之意深也○元所案東坡書傳曰武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惜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子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之老練坐鎮安危之

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韓文公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入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二日癸巳皇帝若曰云云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宋史劉儀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候終制議雖是其言竟用栗議 林黃中名栗福清人宋史有傳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

公字 元圻案孔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

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 事見桓公七年左傳 陽樊之民不肯從

晉 事見僖公二十五年左傳 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

之入人深矣 全云豈特春秋之世至七國時上黨之民猶不肯入秦 唐賈至議取士以

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

四維不張 閻按賈誼語 而秦歷促恥尚失所 閻按干寶語 晉祚

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三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

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史記周本紀王赧五十九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 唐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 賈至字幼鄰洛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肅宗寶應二年楊綰上條奏貢舉疏詔諸司通議李棲筠賈至嚴武並是結議即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

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元圻案畢命曰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 鄭康成抑庸衛詩譜曰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七世之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衛風

先變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碣以義厲一國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武子蘧伯玉之類萃焉

晉趙衰以遜化一國事見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而知莊子范文子之賢繼

焉故曰樹之風聲元圻案呂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碣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鮪蘧瑗

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先且居將中軍又佐之至白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肯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霸業所以長久唐薛登上疏曰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齊太史之守官事見襄公二十四年左傳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

禮事見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周孔閻按孔當作公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

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云在盡信書下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閻按盧六以引孔傳

皇字○元圻案盧六以云云閻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正 墨子尚質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問易篇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

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

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元圻

案書錄解題九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張子韶全云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號無垢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

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

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圻案橫浦集罔命論曰余觀君牙伯

王溺死於漢水畧無恢復之志而馳驚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懇懇惻惻但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為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年之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為念區區如兒輩務誇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曰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為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胆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為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乘書於史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勾踐於會稽之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

張九誠有尚書詳說平卷

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揚之水朱子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殺幽王則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哉史氏浩書講義說文侯之命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袁氏燮經筵毛詩講義式微篇稱太王勾踐轉弱為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揚之水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皆援古以諷也張子韶作書傳統論自堯典至秦誓各為論一篇載橫浦集中胡氏安國字康侯建安人謚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諷時事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

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棗誓禮記曾子問注後世起復

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竝

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據此則伯禽

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

三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

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閻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圻案費史記作

胙今閻何本俱作勝說文無勝字誤也今據史記改作胙曾子問正義曰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

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

不絕見史記儒林傳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元圻案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辟席擇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閻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鮑彪註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周益公文苑英華後序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

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愚按漢

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原注古文作員何云員

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考集證惠氏九經古義四正義員即云是尚書本作云衛包改右文始从員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木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為云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

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

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

傳原注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臯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各異者集證引大傳說畧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

以觀事答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却合○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年左傳穆姜之言元亨利

貞襄公九年左傳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左傳叔向之言

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俱見周語下叔孫穆子之

言鹿鳴之三襄公四年左傳成鱣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八年

傳左閱馬父之言商那之頌魯語下左史倚相之言懿戒

楚語上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下白公子張之言說命楚語上其

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

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圻案周語韋昭注旱鹿詩作麓古字通遲任見商書盤庚史佚見左傳國語說苑載成王問政於尹逸馬氏釋史曰尹逸即史逸亦曰史佚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

元行沖釋疑原注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詩賦

論議垂六十篇何云觀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尚有意於經學也○

元圻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適鄭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

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

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

之元行沖釋疑曰子雅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

為肅謬又曰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

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

以盡其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

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

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

之失也唐書儒學傳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帝命

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上千官留中不出行沖疑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

曰釋疑隋經籍志王粲尚書釋問四卷唐藝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襄公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注天

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

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元圻案如天官甸師追師地官族師之類余友王汾原照

王景文

全云名

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

伯玉

欲記者

古圖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日當用禹貢

何云

王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無之疑是宋字○元圻案王景文為張安國集序曰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備具者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王景文名質與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宋史本傳稱其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質著雪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四庫書從承樂大典錄出張安國名孝祥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高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著于湖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義門疑王景文為宋景文謝山誤以張安國為張伯玉皆因未見雪山集中于湖集序也張伯玉即蔡條鐵圍山叢談所稱張端公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達不字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嘉祐中為御史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

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

云氣壽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妖壽云壽若召公

元圻案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東句注皇甫謐云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葬以報大德焉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此文後世所加論衡氣壽篇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平太尉楊駿醉為祭酒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晉書陸機傳曰齊王冏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撰風俗通目錄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與後世服其洽聞又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篋操疏謂書傳說

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二禮疏引書傳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圻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謨師乃愾前歌後舞注鼗音符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家云五是閻按今本仍者字來備荀爽謂之

五韙李雲謂之五氏何云韙其義氏其音當為是也傳習之差如此近

於郢書燕說矣集證曰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案經文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上經云立時人為卜筮此云是五者來備皆訓為是○元圻案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注韙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延禧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案水字宜作木字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

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云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閻按漢天文志史記天官書並云軫為車

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詎足信歟○元圻案洪範正義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又鄭云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漢天文志曰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兩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以云漢志軫星亦好雨或雨字為風字之誤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崑山人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所著有洪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

也閻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

陳師凱蔡傳奇通亦云雨字誤

得有貴此論甚精 萬氏集證載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元圻案曾子固洪範傳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威者人君之事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 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均其勢亢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所以不錫於民也 元陳氏書集傳纂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凌犯篡竊何有終極又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為福賤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以上諸說所見不同而皆有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窮其際也故備錄之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

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禹

說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二十八條○元圻案今本趙注謹言仍作善言蓋後人所改 尙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尙書十八篇為中候故趙卿謂古尙書百二十篇也案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緯書出於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遂附會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尙書十八篇為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尙書未必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

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

同不害以明功原注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

此文乾鑿度而見字小異

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閻按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末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尙書○元所案易緯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易之帝乙為成湯云云 唐書儒學傳陳正節穎川人語見本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原注朱子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全云成公為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元所案 四庫全書目錄書類林之奇尙書全解四十卷其孫後序稱脫稿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畊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偽續也然之奇初稿為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又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則門人雜記之語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 陳氏書錄解題謂祖謙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為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

既元刊作極

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

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觀物內篇七曰天下將治則人必

尙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又曰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周

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

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

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

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何云意本蘇傳全云此漢文

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蒼申屠嘉周亞夫竇嬰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安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漢治日衰矣○元所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終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今陛下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注說文曰惴惴至誠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洪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

恕關雎詩序春秋桓公六年左傳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

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疆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為強恕讀伊

洛書太滅裂厚齋固博雅其不免於侯子之隔壁聽與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也原注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何云率合不成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疾于頑之意非謂學

之次第也○元圻案東萊書說君陳篇曰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宏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元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引林氏曰疆恕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

夫元刊作八

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已與物渾渾平為一矣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

一則字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為五則者以方圓平直輕重皆天地一定之法故也若為人而不能全乎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晉欒書語見宣

公十二年左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語見曾語上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閩本無此三字禽獸

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



雅盡廢其既烈於洛水四維不張其害慳於阻饑  
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東萊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

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

非也元圻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一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干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呂成公蔡氏集傳皆從之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元圻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

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

武帝畱葛燈籠麻繩拂閣本云繩拂元板作繩拂於陰室案事見通鑑宋武帝紀大明七年

唐太宗畱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事見唐郭湜高力士傳作法於

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乎集證按容齋續筆十四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

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畱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畱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

湯有元刊作湯以

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尙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竇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

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

忠諫謂之浮言銅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

克厥愛違眾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

漢託之舜禹衍之纂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

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

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通鑑梁紀武帝天監元年既禪位顏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太后遣芳歸藩于齊注是日羣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

正邪 元刊作邪正

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及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公晉書郊祀傳超謂桓溫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首不足鎮重四海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又帝奕紀太和六年溫內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廢奕為東海王後降封為海西縣公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封為新都侯元始五年平帝崩世絕選宣帝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唐書房元齡傳隱太子謀害秦王首謀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莫若遵周公之事無忌避之入自秦王又隱太子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入朝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回秦王隨呼之元成惶悚引弓三射不能殺王一箭斃建成再中元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次五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

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何云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可變也全云何氏過推蘇

綽未免永嘉一輩人議論元圻案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為大誥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漢書王莽傳居攝二年東都太守翟義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莽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人誥作策論曰當反政孺子之意湯雒太元更次五則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童牛角是其常也不合於今不合於古利用革矣北史蘇綽傳綽子威字無畏隋文帝令持節巡撫江南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

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宋王氏安國曰文帝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故義門云爾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

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

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

與史不同邵子謂脩乎聖者秦穆之謂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四注

云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

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全云以秦穆之悔過為真乎則彭衙之窮兵何也若謂自茅津

以後作誓是謬為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康節竟為傳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元圻案林少穎曰穆公雖終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

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 春秋傳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胡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怨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大傳說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者問其所不知康成注孟迎也 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

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

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元圻案唐高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宏為皇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審方

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愆 文苑英華載冊皇太子文云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又史

祥答隋太子廣書云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葛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皆以孟侯為太子 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

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 漢書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 詩地理攷衛伯鄭氏曰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

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

竹簡書在晉咸寧晉武帝年號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

何云此條實佳然何與經事當入攷史

商邑不寐事本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周書王會備焉

注儀禮鄉射禮云周書王會北唐以閻許叔重說文羽部引

逸周書大翰若翬雉今本王會作文又豕部引獬有爪而

不敢以擬今本周祝解瓜作蚤馬融注論語鑽燧改火引周書月令原

皆在漢世今本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杜

已成而汲冢書始出詳自撰左傳後序千里百縣哀公二年轡之柔矣襄公二十六年皆以周

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

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

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當攷左傳杜預春秋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

其詳又見王氏漢書藝文志攷

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按

王氏云當攷余因徧考一束皙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

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

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

康攷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

見之此與情事頗得○元圻案晉書束皙傳曾字廣微漢疏廣之後王莽末

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夫疏之足遂改姓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

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

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

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經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經辭則異

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

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

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

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二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

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

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

隆谷即降谷

書大傳禹貢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

谷大都案康成注隆讀如厯降之降或作函之貢物此禹時也

周書王會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

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

一孔晁注稷慎肅慎也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自高夷

以下其贄物十四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

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

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

元刊及作過

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二

代其說非矣方樸山云先儒謂三恪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為三正義曰案異義公羊

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案孔晁注戎夫

左史名遂成也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

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

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

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

氏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詩會

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質沙帝魁所伐世本之風沙也後有風氏風沙氏

宿沙氏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平州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

休西有林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葛鼠近預云中牟林亭非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路史前紀有巢注云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上古有巢氏之後有鄒攷之潛夫論即祝融後也今鄒城六韜曰會氏南氏世本有男氏潛夫論作南周書之有南也有果今果州畢程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窮於畢程陽氏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穀平一作平氏阪泉姜姓其後蚩尤疆霸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縣宗六韜作懸原紀年帝舜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玉路史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西夏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

亦見文子精誠張文潛代范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

者爭先蓋本於此閻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

既賦憲受廬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

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

御覽四引鄒析子大略相同

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原注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

出於此 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名爽以康名闕天以尊顯闕天謚當攷○元圻案玉海五十四編定六家謚法二十卷判太常范鎮同判寺周沆等撰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及扈蒙六家別其同異去其重複刊謬補缺集爲一書 呂成公策問今本集不載

文心雕龍銘箴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

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集證按文傳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

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 名類篇引商箴曰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元圻案盧氏文昭曰御覽三十五引小

人無兼年之食數語作夏歸藏誤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箴箴曰墨子著書稱

夏箴之辭即謂此也 呂覽十三二曰名類舊注云一作應同畢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十召類之譌今即以應同名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

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

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

元本傳下有萬字

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

宣德皇日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

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

星九星即九紀也元圻案小開武篇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又曰

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文昭曰文選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原注戰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見

書本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閻按戰國策太老氏

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

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元圻案道德經微明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

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史記越王勾踐

世家吳王請成勾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

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河者其則不遠君亡會稽之厄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原注

管子所云造六崧以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

崧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許行為神農之言鼂

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崧行陰陽崧字未詳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

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

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

云崧當讀如計以企有跂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崧研亦可證○元圻

案周髀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

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

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

錢云西京當作京西書錄解題云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詞詭誕不怪蓋偽書也晁公武曰張商若偽撰

其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漢書食貨志量錯上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 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為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漢書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帝泰素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子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醫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玉海三十七中與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毛漸奉使西京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 晁氏讀書志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張天覺偽撰 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 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周髀圖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為股其影為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句股之鼻祖 鄭漁仲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

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

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

言則為梁邱據之苟同 元圻案洪範高明柔克孔傳曰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唐

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

周人乘黎祖伊恐 案此西伯 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

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

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

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

亦吳之祖伊歟 元圻案三國志吳華覈傳覈字永光吳郡武進人也

門發表曰間聞陸抗表至成都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臣以草芥竊懷不寧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刑漢儒

以春秋決獄注詳第六卷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

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

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

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

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

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閻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

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

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

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滔滔者豈非李斯之徒也乎○元圻案

荀子非相篇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禿故曰欲觀

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

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史記李斯列傳斯楚上蔡人從

荀卿學帝王之術秦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

建立臣請諸有文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

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

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

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 漢書文帝紀帝為太子柔仁好儒宣帝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呂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

何足委任 劉原父草進唐書遷秩制亦云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

潛元刊作漸与左傳合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  
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文公五年洪範言惟  
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  
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

此蓋然見字及意再作淵明像跋

然元圻案洪範孔傳尚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此周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代年號自承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後漢書陳寵傳寵會祖咸成哀間為尚書莽篡位召咸為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聯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

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元圻案漢書蕭何傳漢王

謀攻項羽何諫曰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呂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呂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柯云此說恐是臆斷集證按王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

之璣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尙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

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閣按書序傳說無相字孔

傳有之耳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李燾字仁甫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尙書百篇圖一卷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克張曠之

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全云孫則若李敬義之於劬元圻案真

西山論語集編父在觀其志章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晉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及敗歸吳興誤入其故將吳儒梁遂殺之充子勁見忠義傳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為慕容恪所執遂遇害梁書張稷傳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稷乃使直閣張齊害東昏于舍德殿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曠別傳曠為吳興太守侯景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曠降曠斬其使為神茂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論曰忠貞子唐書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義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武后立進爵為侯後流雋州以憤恚死子湛誅二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

子不薄亦預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鄭注杜子春日條當讀為滌除之滌

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時周禮未改愈可徵周官非偽書但非常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內惟弑逆之賊乃偶

一用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烹魚傳文亂作散故以叢脞為戒

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集證東坡曰器久不用而蠹生之謂之蠹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

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

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

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原注又與有同則蘇氏之言亦有

所本元圻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

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賞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

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晉書劉頌傳頌字子雅廣陵人又刑法志頌為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

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制權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

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

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事見僖公二年五年左傳壯武殘

而龍劍飛先后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

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六年左傳此可以為

后元刊作哲

玩物之戒

元圻案穀梁僖公三年傳曰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晉雷次宗

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

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

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

者勝

閻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 余嘗集陶宏景皇甫謐為柱聯曰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亦可見其志云○元圻案老子語見文子自然篇 荀子大略篇無留善無宿問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

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

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

之徒也

案子固說林氏尚書全解引之謂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

後山

閻按後山陳師道號

黃樓

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

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

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

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元圻案陳後山集十

七黃樓銘序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彭城當其衝守臣蘇某築一防於南門之外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誥諭意臣某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羸臣之愚何與於此 後山門人魏衍為後山集記曰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

于門元祐初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祕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

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傳謂此章蓋詩之體使

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

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

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

詩可以興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

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皋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案林少穎曰薛

氏劉氏皆以為益稷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

閣按東漢有學宮字比其一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以下疑另為一條

方樸山云舜典夔曰數語斷非脫重蓋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有疑寧疑益稷篇不當疑舜典以益稷篇上文已有夔曰不應重贅夔曰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故云爾○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且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東觀漢記列傳十三王阜字世公蜀郡人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壘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翔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漢明帝初修後遞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隋志題劉珍撰蓋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久已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葺勒為二十四卷

常璩華陽國志序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成都人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

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

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全云靈字稍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

情性元利作性情

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

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

平元圻案儀禮觀禮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  
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  
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申侯怒與繒西戎攻幽王遂殺幽王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 東萊書說曰嗚呼周  
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主略未復正  
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遠自以為足曰父  
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資爾拒嚮形弓功已報矣曰柔遠  
能邇康惠小民教之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  
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氏季宣書曰大為民茶毒也

元圻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鄭注茶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楊倞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懲索隱曰茶音舒又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  
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是茶與舒通王氏存薛說蓋以廣異義耳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見天官縫人魏明帝

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負圖即其地也閻按隋地理志

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元圻案虞翻說見本卷正文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二年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  
元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搜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  
焉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日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  
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至晉  
初其文愈明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

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

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元圻案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五官之長謂為三公者周

禮九命作伯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 衛湜禮記集說引呂與叔曰唐虞建官內有自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王制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  
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  
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愚案二伯以董正九牧九  
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選其賢者以為之長而  
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輻之共轂內憂外患何  
從而生哉

錢三元善與高時非禁其說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

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

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

以異元圻案此條皆真西山送張元顯序中語真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

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全云名體仁朱子弟子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

之患矣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真氏

大學衍義取之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莅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

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閻按余此仍遵

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元圻案禹貢孔傳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一史記夏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梁山在左馮翼夏陽詩正義二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葉少蘊呂東萊書說皆從古注王氏天與書纂傳引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為雍州之梁山則當為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於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為雍州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為是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滴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北流滴水又東流入於河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壅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山昔呂梁未闢為河之巨險即呂梁矣水經注四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里巖際鑄跡遺功尙存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

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

男忠錫孫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之二終



